

俄发布新版国家海洋战略

■石 文



俄波罗的海舰队“泽雷尤尼耶·多尔”号小型导弹艇参加俄海军阅兵式。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总统普京近日签署新版国家海洋学说。这是继2001年和2015年之后，俄罗斯再次对国家海洋安全环境进行全面评估。与前两版相比，新版海洋学说内容更丰富、覆盖面更广，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指导俄国家海洋活动及相关建设的重要指南。

“海洋直接关联国家利益”

新版海洋学说开篇即指出，作为海洋国家，俄国家利益延伸至整个海洋，因此“海洋直接关联国家利益”。

相比7年前第二版设置6个章节，新版海洋学说扩充为10个章节。除保留“国家海洋政策和实现方式”“海洋行为”“国家管理”等常规内容外，新增“海洋政策的战略目标和原则”“安全挑战与威胁”“训练与准备”“使用政策工具的流程”4个章节，战略性和指导性更强。

对于俄国家海洋利益的覆盖范围，新版海洋学说定义为北极、大西洋、太平洋、里海、印度洋和南冰洋。这是北极首次位列第一。负责牵头撰写新版海洋学说的时任俄副总理鲍里索夫表示，俄将把北极与领海和内海一道，共同列入事关国家安全和生存的关键区域。此前，俄多次强调北冰洋经济及大陆架矿产资源对俄战略意义，以及北极航道在世界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地位作用。

在大西洋方向，俄认为西方国家在波罗的海、亚速海、黑海和地中海的海上活动，“严重影响俄海洋安全和国家利益”，俄将通过维权行动和军力建设“守护该方向的海洋权益”。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俄提倡将合作作为主基调，与相关国家开展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多方位交流活动。

此外，里海被定义为“经济圈内海水域”，重点放在油气和海洋资源的系统性开发上。俄还将在南极常态化科考基础上，继续提升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坚决防止南极军事化状况出现”。

首次明确主要海洋威胁

在前两版海洋学说中，俄没有指明海上威胁来源，仅在2015年的版本中提出“不能接受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北约全球化框架下，将军事设施推进至俄海洋边界周边”。在新版海洋学说中，俄首次将美国及其盟友列为主要海洋威胁。

一方面，美国谋求主导海洋秩序，并凭借海上力量优势在国际海洋事务中施

加影响力，企图限制俄对海洋资源和关键航道的使用。同时，北约以各种理由从海上向俄边境前推部署军事设施，各类演习频次和数量逐年成倍增加。

另一方面，在美国挑唆下，涉俄海洋主权争议正在扩大，并存在国际化趋势。同时，海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始终存在。

针对主要海洋威胁，新版海洋学说没有列出具体反制措施，但用专门章节阐述了“独立应对威胁的思路”。比如，面对来自航海安全的威胁挑战，俄将发展和组建独立的导航网络，以取代美国GPS全球定位系统；在海洋数据利用方面，做好与西方合作项目“停摆”准备，使用国产航天器开展通信、观测、地理遥感探测，以确保对俄重要海区情况进行监测等。

未来关注5个重点领域

新版海洋学说阐述了未来一段时期内俄开展海洋活动重点关注的5个领域。

其中，海上军事活动居于首位。新版海洋学说强调，拥有现代化、不受国外制约的船舶制造业，是保障国家安全和海洋经济利益的重要前提。俄将加强在军舰制造领域的技术独立性，通过研发先进技术，提升建造航母等大型舰艇的能力，同时开发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海洋机器人等各类武器系统和特种装备。

在此基础上，俄将保障海上运输能力，尤其是确保北极航道、刻赤海峡及印太地区的海上通道安全作为另一个关注重点。新版海洋学说提出，俄海军将通过提升各舰队实力，确保海上交通线的“绝对安全”。

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和海洋科考也是重中之重。前者涉及俄主权海域的水产、矿产和能源、渔业，后者关系到北极、南极等未来战略疆域的海洋数据“财富”。新版海洋学说认为，上述资源将对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最后，俄将进一步强化海底管道建设，为石油开采、天然气传输提供基础设施保障。

北约反思阿富汗战争失败教训

■陈冠宇

今年8月15日，是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一周年纪念日。西方媒体近来连续发表文章，试图列出阿富汗战争失败的种种教训。8月11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前北约负责行动的助理秘书长约翰·曼扎撰文，对北约在阿富汗战场的表现进行复盘，同时对行动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

“选择的敌人”与战略利益不符。文章称，北约在阿富汗没有重大战略利益，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国家在阿富汗的军力和资金投入，远远超过阿富汗给北约带来的“实际价值”。尤其在2001年以后，只有少数国际恐怖组织留在阿富汗，他们派别分散，效率低下，无法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威胁。如果北约把瓦解阿富汗境内国际恐怖分子作为核心目标的话，出动一支小型反恐部队便能满足需求。北约本可以在不占领且试图重建阿富汗情况下，与“基地”组织等国际恐怖组织进行对抗，但由于美国将阿富汗问题视为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导致北约在阿富汗战场越陷越深。

目标不切实际。文章称，在长达数十年的行动中，西方领导人无视历史上英国和苏联在阿富汗战场失败的教训，试图将阿富汗从传统意义上少有中央集权历史的部落国家，转变为一个由喀布尔统治的民主国家。2003年，北约以此为目标在阿富汗开展行动，不断扩大驻阿富汗特派团数量和活动范围。到2010年，特派团在地理上已遍布整个阿富汗，部队兵力从不到1万人增加到10万余人。同时，北约还为重建阿富汗投入大量资金。然而，由于北约错误评估了阿富汗实际局势，使得军队在阿富汗战场上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多，投入的资源也被消耗殆尽。

重建模式水土不服。文章称，完全复制美国和北约军队模式，耗费巨资打造的前阿富汗安全部队，在文化上与阿富汗社会不相适应。这支部队本应以轻步兵为主，生活在阿富汗人民中间，依靠最少的后勤保障开展作战行动，但北约执意照搬自己的军队模式，让他们常驻军营，仅在需要时外出执行任务。随着美国及北约军队撤离，这支安全部队很快便向身经百战的塔利班武装人员投降。

无法传达真实声音。文章称，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指挥官无法客观思考阿富汗战争，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领导部队参加在赫尔曼德省、坎大哈省和霍斯特省的战斗。他们习惯从个人角度看待战争，忽视了

集团的利益。因此，来自阿富汗的战争报告往往过于乐观。尤其是美国领导人更关心能否借助阿富汗局势获得选票支持，而非展示北约阿富汗行动“缺乏进展”的真相。事实上，在行动失败10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曾指出，在阿富汗的反叛乱行动不大可能取得成功，但美国政府不予理会。美国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约翰·索普科也在听证会上报告了阿富汗重建的一次次失败，同样未得到重视。

美媒曝光军事承包商交易内幕

■章 池

8月11日，美国“政府监督项目”等网站披露了美国军事承包商与国会议员相互勾结，以及美国军事承包商中饱私囊的内幕，引发多方关注。

暧昧不清

美国媒体指出，长期以来，美国国会议员与军事承包商关系“暧昧不清”。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负责联合拟制国防授权法案，决定着国防年度预算的规模及范围。然而，美国没有限制这些“决策者”与军工企业人员交往或参与相关投资。

报道称，多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成员与军工企业存在利益关系。调查显示，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哈尔·罗杰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罗·卡纳、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黛安·费恩斯坦和苏珊·柯林斯，以及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汤米·图伯维尔和加里·彼得斯等人，均持有军工企业的股票。

为深化与国会议员的利益捆绑，美国军事承包商经常借改选之机，向国会议员送上政治献金。比如，在2020年的

国会议员改选中，雷神公司向国防相关委员会成员捐赠79万美元，L3哈里斯公司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当·史密斯等人捐赠62.4万美元。诸如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等军工巨头，也向国会议员提供大量捐赠。

统计显示，过去20年，美国军事承包商在游说美国政客方面共花费超过25亿美元。美国媒体评论认为，美国国会议员接受其所监管企业的政治献金，难免会给防务决策以及公共经费开支程序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带来负面影响。

中饱私囊

美国媒体称，美国军事承包商一边为国会议员送上政治献金，一边从美国国防部占得便宜。比如，根据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发布的报告，一家军工企业曾以8.51美元单价向美国空军出售一款绝缘电线，后来却向美国国防部要价85.02美元。同样的产品，价格相差10倍。此外，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公司多次因在武器交易中存在超额收费行为，被美国国防部点名批评。

2021年10月，美国联邦调查局披露，一位名叫弗兰克·拉法拉奇的军事承包商涉嫌贿赂美国海军官员，并多收取美国海军至少5000万美元。弗兰克·拉法拉奇是一家跨国物流服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2010年至2021年，该跨国物流服务公司与美国海军和联邦机构签订价值约13亿美元的合作，为美国在中东、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军舰提供补给和燃油。

更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国会曾通过《冠状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向美国国防部划拨10亿美元抗疫援助款，其中大部分却被与防疫无关的军事承包商瓜分。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防部原计划将拨款中的3/4用于医疗设备生产，但最终绝大部分被五角大楼“奖励”给制造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军服、无人机和太阳能电池的军工企业，甚至出现同一家企业通过不同援助项目申报多笔经费的现象。

痼疾难除

针对军事承包商领域的不合理现象，美国媒体评论认为，防务决策者应心系国家安全和战略稳定，而不是将政策制定权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据悉，美国国会正着手拟制军事承包商激励举措，其中包括预支更多定金、加强产品质量把关、减少不必要的生产进展报告等。相关举措已被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纳入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然而，美国媒体担忧，上述举措是“新瓶装老酒”，难以取得实质效果。美国国会此前也曾提议采取一系列举措解决军事承包商领域的各类问题，但最终不了了之，其中原因不言而喻——作为“裁判员”的美国国会议员，显然不愿对频繁示好的军工企业“运动员”下狠手。由于缺乏监督问责机制，类似政商勾结、中饱私囊的情况还将继续存在。



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在关岛进行战术演练。

日本防卫政策走向何方

■文 威 入

“老安保”再度出任防卫相

根据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公布的新内阁成员名单，19名内阁成员中，除5人留任外，其余14个岗位均有调整。在防卫决策领域，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机制下的“安保四大臣”发生变化，除岸田文雄外，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和外务大臣林芳正留任，防卫相一职改由66岁的滨田靖一出任。滨田靖一是日本政坛的“老安保”，曾10次当选日本众议院议员，担任过防卫厅副长官、众议院安全保障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在麻生内阁时期曾出任防卫相一职，任期约一年，此次入阁是他第二次出任防卫相。

日本媒体称，滨田靖一在党内无派阀所属，他在防卫领域经验丰富，支持岸田内阁推动的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等观点。目前，岸田内阁推动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将防卫费提高至日本GDP的2%，但在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中存在争议。日本防卫

省一名官员表示：“滨田靖一拥有良好的平衡感，希望他能压制政府内嘈杂的辩论声。”

挣脱战后秩序野心不死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日本不断“小步快跑”企图挣脱战后秩序束缚，并试图构建自主军事能力。

一方面，加快制定与美国战略相配套的防卫战略，进一步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合作。今年年内，日本将迎来外交和安全保障领域三大战略性文件，即《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備计划》的修订节点。这是岸田文雄将自身安全判断、战略意图和政治诉求法理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届时，强化与美军事同盟关系、大幅提高防卫费、发展进攻性武装力量等内容，都将在其中得到体现。由于时间较紧，岸田文雄在外交方面留任林芳正，在防卫方面重新启用经验丰富的滨田靖一，力求强推相关目标尽快达成。

另一方面，通过不断渲染外部威胁，以获得国内外舆论对日本重新“掌武”的支持。岸田文雄将新内阁定位为能应对“有事”态势、坚决执行政策的内阁。在日语中，“有事”一词在政治语境下一般指与战争和武装冲突有关的危机。岸田文雄在内阁改组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所处的“安全保障环境愈发严峻”，重申将在“5年内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不排除日本下一步以“获取对周边事态的应对自主权”为借口，催生修宪舆论氛围，制造修宪条件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久前结束的日本第26届国会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获得超过半数席位。加上未改选的70个议席，执政联盟在参议院席位达146席。修宪势力在参议院获得超过2/3的多数议席，已突破修宪动议所需门槛。

总的来看，内阁改组是岸田文雄构建后安倍时代执政风格的具体体现。未来岸田防卫体制走向如何，是否会进一步随美起舞，还需进一步观察。



五角大楼俯瞰图。